

穿越历史 风华犹存

——走进晋阳古城遗址二号建筑基址博物馆

二号建筑基址出土遗物



兽面纹瓦当



空心砖



石构件



石狮



砖瓦



砖瓦



莲花瓦当

“在太原市首批授牌的类博物馆中，这里应该是最特殊的一处。”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龙真开门见山地说道，并顺势打开了博物馆大门。

硕大的保护大棚之下，雄阔的晋阳古城遗址二号建筑基址映入眼帘。凭栏远眺，真实的考古发掘现场尽收眼底，一段相隔千年的历史距离被迅速拉近，仿佛古衣着身，只为来赴这段古城之约。

这里地处晋阳古城遗址西部核心区域，西距晋阳城西城墙830米，是近年来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眼前的建筑基址曾深埋于地下，省市两级考古工作者历时多年考古发掘，逐步揭开了这组建筑群的真实面目。目前，7000余平方米的遗址发掘揭露面积中，错落着从北朝晚期到晚唐五代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

作为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晋阳古城是太原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彩华章，也是古代城市建筑的典范之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厚重的文明赋予了二号建筑基址不寻常的发掘意义。“像大家熟知的南禅寺、广仁王庙、佛

光寺都是作为单体建筑典范在研究，而这里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晚唐五代建筑基址，对研究晋阳古城整体建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龙真介绍道。

顺着龙真手指的方向，一处三进院落布局的建筑基址格外清晰。整组建筑坐北朝南，呈轴对称分布。殿堂式山门、大殿及庭院沿着中轴线有序延伸，与左右两侧的配殿（厢房）共同组成一个封闭的三进院落，踏道下有暗渠，庭院中设露道，附属设施非常齐全。“根据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晚唐五代时期的寺院遗址。”参与考古发掘过程的龙真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一号殿址和二号殿址均为规整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三号殿址及其后半个院落因被建筑叠压目前尚未发掘。”

基址中出土的大量残碑和佛陀造像等文物，为考古人员判断基址的身份提供了有力佐证。

建筑历经不同时代的更迭，在损毁与重建中完成着命运的交替。田野考古中，常常面对早晚期建筑叠压、层位关系和遗迹现象复杂难辨的情况。2018年下半年，考古人员在原有发掘区的北

部进行了深入发掘，两处更早期的建筑基址浮出地面。经考古人员初步判定，基址年代分别为唐代中期和北朝晚期，同时也印证了晚期建筑是在原址上扩建而成。在二号建筑基址中，还出土有大量板瓦、筒瓦、脊头瓦、方砖、莲花瓦当等建筑构件和残碑碎块，其中可修复器物约130余件。

灰坑里侧立倾倒的础石，台基上整齐划一的磉礅，山门外清晰的车辙印子，夯土层里层层堆积的瓦砾杂质……为数不多的遗迹，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梵音萦绕、僧众云集的时光。“五代地层”“唐代地层”的标识固定在白色石灰线划定的土层剖面上，诉说着朝代更迭中的历史演变，给人以触碰历史衍生遐想的浪漫契机。

一座古老城池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却幸运地保留下完整的建筑基址。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建筑遗存更迭与重现，让世人得以窥见晋阳古城千年历史积淀和曾经的华彩模样。 记者 王春宇

“镇馆之宝”⑦

“与中国文学打交道是一辈子的事”

——访德国汉学家吴漠汀

“与中国文学打交道是一辈子的事，”德国知名汉学家吴漠汀（德文名马丁·韦斯勒）说，“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我想尽可能地多去阅读，把有趣的作品译介给德国读者。”

吴漠汀是欧洲科学院院士、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他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首部完整德文译本的主要译者之一，还曾翻译鲁迅、巴金、钱钟书、王蒙、韩少功、贾平凹、徐则臣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吴漠汀目前任中国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中心主任，并曾荣获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在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吴漠汀忆起自己读高中时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经历，“1987年，我参加了在家乡明斯特举办的一场诗歌朗诵会。当时中国诗人绿原（原名刘仁甫）在会上朗诵了一首讲述自己生平的诗，深深吸引了我。”

在后来的互动中，绿原注意到了

吴漠汀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兴趣，送给他一支毛笔和一方砚台，鼓励他学习中文，给自己写信，“毛笔和砚台至今仍在我书架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由此，吴漠汀踏上了研习中文的道路，并在十多年后和另一名译者合作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首部完整德文译本，“当然我没有停止脚步，目前还在进行译本第四版的修改。”

“学习中文后我来到中国，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和同学们一起翻译了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王蒙还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就这样，我又踏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陆续研读并翻译了鲁迅、巴金、钱钟书，以及韩少功、贾平凹、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

吴漠汀告诉记者，自己在翻译研究中，了解并热爱上中国的书法、绘画、戏曲、服饰、饮食、手工艺等。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社会紧密

相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开放包容、爱好和平、耐心毅力、和而不同、追求正义等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也是世界文化的典范。”

“我们都面临同样挑战——新冠大流行、气候变化、贫困、腐败……对这些涉及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答案。我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倾听，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吴漠汀说。

因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吴漠汀荣获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对我既是极大的荣誉，也是巨大的激励。”“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大量国外知名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但在德国，只有相对较少的中国作品被译成德文。”

为此，吴漠汀召集一批汉学家成立了翻译工作坊，“我们的工作就是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促进世界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据新华社电

人生路遥 但温暖和甜蜜不远

走访在沪拍摄的两个剧组

在停止拍摄的两个多月里，做核酸成了《人生·路遥》剧组的常规日程

“这两天，上海实在是太热了，但我们的干劲更火热。”根据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路遥》目前正在松江热拍，导演阎建钢这样。说“热”，一方面是因为错过了上海的春天，演员不得不穿着厚厚的春秋装，甚至冬装，在闷热的黄梅天里演戏，外景十来分钟，便浑身湿透了，是真热；另一方面是因为6月1日重新开拍以来，剧组上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忱，也是真热。

零感染 心气仍在

“我们在上海的演职员近300人，且分散在5个不同区域的宾馆，当中还经过几次搬迁和调整，全组3月到5月前后封控共计65天，在最大限度减少外部接触、建立剧组内部相对闭环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交出了一份‘零感染’的成绩单。”作为电视剧《人生·路遥》的制片人，孙宁对于这份“成绩单”是骄傲的，“5月伊始，上海疫情有所好转。在各部门多方努力之下，自5月25日起，我们就积极展开了各工种的准备工作。6月1日当天，剧组重新开拍，我们是‘第一名’。”

第二名《温暖的甜蜜的》剧组，其实也就比《人生·路遥》晚了一天重返“战场”，6月2日9时30分演员们正式复工，位于宝山的4000平方米摄影棚内又恢复了往昔的忙碌。“我们也是零感染。”导演刘江说，虽然停工了61天，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剧组，大家都在指定的酒店一直原地待命，甚至没有任何一句怨言，“我能感受到，大家都在憋着一口气，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大家心气一直都没断。”

拍摄停 创作未停

被封控在不同的酒店，两个剧组的团购和生活跟这两个月的上海人民一样。“也的确经过了挺困难、挺‘节衣缩食’的日子，毕竟谁也没有料到这场疫情的严重程度。但我们的紧张和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时间、周期和成本。”作为《人生·路遥》剧组的“大家长”，阎建钢导演告诉记者，隔离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在找演员进行剧本沟通，“以加深他们对剧本的熟悉度和配合”。制片人孙宁补充说，虽然剧本此前就开过专家论证会，已经比较成熟，但这两个月的梳理和完善，让剧本质量再次得到了提升，“在剧组大部队的驻地，我们还对前期拍摄素材进行了观摩和交流，大家对后续拍摄也都提出了非常切实的建设性意见。”虽然摄像机的镜头停了两个月，但剧组的创作并没有停。

无独有偶，《温暖的甜蜜的》剧组也从没有停下脚步。刘江回忆，4月份他的作息特别规律，天一亮就起床，他说：“每天早晨都和每一位演员问候一下，以‘早安’开始，如果想到了一些之前拍摄过程中的遗留问题需要沟通，就随时电话开会交流。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飞页（指在拍电视剧或电影时，没有事先完全确定好的剧本，一边拍摄一边进行剧本创作，进行细节上的补充）的每一场戏都落实了，等到再复工开机，就是一个完整的剧本了。”

重开工 斗志十足

重新开机前，刘江导演最后的准备是去剧组理发。那天，他还遇到了为接戏重新修改发型的陈妍希，“大家状态都好得不得了”。据制片人罗沙介绍，经过三个星期多赶拍，摄影棚内的拍摄任务所剩不多，“其余的就要去拍各种散景和外景。大概还要在上海工作两个月。”虽然目前上海的疫情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大部队外出外景拍摄也可能面临一些考验，但刘江说会尽可能多拍一些。因为这部剧讲的就是两个女孩在摩登的、现代的都市里的情感困惑和选择，“这个故事就只能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是她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也是我们体察和探讨年轻人婚恋观的窗口。”

状态好得不得了的还有阎建钢导演和他的团队。探访当日，《人生·路遥》剧组正在松江区华阳学校操场拍摄一个外景，一条接一条地过，导演几乎很难抽出时间来跟记者聊天。“6月1日当天，我们就拍了好几个场景。我想，那天就有7页纸的戏。”阎建钢精神头很足，“我从来也不分AB组，就自己转场。最近都是早8点开机，晚8点关机，每天12个小时。上海再拍两周，我们就转战去陕西了。”导演说，拍摄进度难免因为疫情落下一些，但目前剪辑工作正在同步进行，后期加班加点突击一下，应该可以按照原计划时间跟全国观众见面。

据《新民晚报》